



在那遥远的地方

真爱一个人，
就算不赞同她所作所为，
也支持到底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在那遥远的地方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在那遥远的地方 ③②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 / 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9.0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这件事想起来，一点也不远，所有细节都还历历在目，只好像是几个月前的事。

程岭儿只记得那一阵子——到天黑就戒严，规定熄掉灯光，窗帘拉得密密，不让透光，小孩都得提早上床睡觉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大人。

“飞机看到光，要扔炸弹。”

“谁家的飞机，谁打我们，赢了怎么样，输了又怎样？”

大人面面相觑，作不得声。

然后在一个早上，他们把岭儿叫出来，嘱她坐下。

岭儿记得很清楚，程太太取过圆圆的香烟罐，打开盖，取出一支烟，点上，吸一口，笑笑说：

“岭儿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岭儿？”

岭儿据实答：“我是领养儿。”

程太太松口气，“是，你并非我亲生，领你回来之后，我才生了大弟小妹两个，见你脚头如此之好，故在领字上头加一山字，名字文雅多了。”

· 在那遥远的地方 ·

岭儿看着程太太，忐忑不安，知道一定有以下文。

“两岁半领回来，在我家生活已有十年，现在快要读完小学，你觉得妈妈对你怎么样？”

“爸爸妈妈对我很好。”

“岭儿，我们要离开上海了。”程太太语气无限惆怅。

“啊，去哪里？”

程太太黯然答：“去香港。”

岭儿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，“我们一起去吗，几时动身？”

“岭儿，你还有亲戚在杭州。”

“是。我舅舅。”

“我同他们说过，你若不愿意同我们走呢，可以恢复本姓，跟舅舅舅母生活，否则的话——”

岭儿记得她立刻说：“我跟着爸爸妈妈。”

程太太七分为难，三分宽慰，“那个地方由外国人管辖，我们都不熟悉，也许要吃苦，你想清楚没有？”

岭儿恐惧，“我跟爸妈走。”

她对舅父舅母并不陌生，他们一年总来串好几次门，问要钱，拿到钞票，卷起塞在袜筒里，眼睛骨碌碌转，发出绿油油的光，四处贪婪地打量，十二岁的她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跟他们生活。

岭儿走向前，拉住程太太旗袍角，“妈妈，请带我一起走。”

她记得很清楚，程太太那日穿一件雪青色团花缎子旗袍，上海人口中的雪青，即是浅紫色。

程太太握住养女的手，相当为难，“可是，岭儿，你并非我亲生，将来有什么事，只怕你怪我。”

落下泪来，“妈妈，我不会，请带我一起走。”

程太太叹口气。

这时，背着她们站在窗前的程先生转过头来说：“岭儿一直是个小大人，很懂事，她这样说，心里一定很明白，我们一家五口一起走吧。”

程太太沉思半晌，“也好，我心已乱，已不懂计算，走了再说。”

程太太按熄了香烟，“什么该带，什么不带呢？”

程先生笑道：“性尧先生说，其实无事，庸人自扰，叫我们去一会儿回来了，只带金子与孩子足够。”

“我不会讲广东话。”

“慢慢学。”

“又得重头给孩子们找学校。”

“我有朋友，他们会帮忙。”

“唉好端端换啥个朝代，这一阵子我真心惊肉跳。”

程先生看着岭儿，“没你的事了，去上学吧。”

就这样，程岭儿决定了自己的命运。

她永远感激养父母给她一个选择。

以致后来，她心甘情愿感恩图报，再大的牺牲在所不计。

· 在那遥远的地方 ·

从那天开始，程岭儿提心吊胆，非常害怕放学或睡醒之后程家已经人去楼空。

不止一次，半夜做梦，发觉养父母已经弃她而去，家具搬得光光，只剩她睡的一张床，她大声叫“爸爸，妈妈，爸爸，妈妈”，无人应她，她一个人赤脚站在木板地上，空荡荡的客堂间激起回声，猛地惊醒，一头一脑是冷汗。

动身那日，她才定下神来。

程家将衣物大批赠予佣人厨子。

程先生慷慨地说：“到了香港再买，香港货什么都有。”

新来的江北佣人说：“太太，菜刀斫板留给我。”

程太太大奇，“你要那个干什么，家里原先没有吗？”

佣人讪笑，“太太真是，我们家里有饭吃已经够好，还切鱼切肉呢，平时不过酱菜豆干送饭。”

程太太呆半晌，“你拿去吧。”

就那样，每人带几套随身衣裳，就出发乘船到香港。

站在甲板上看风景，岭儿觉得海阔天空。

她与弟妹一直穿洋装，上海永安公司买的英国货，程太太特别喜欢水手装：“清爽相，样子书里的小孩统穿这个款式。”样子尽是时装杂志。

程岭儿在船上照顾弟妹，十岁的大弟叫程霄，七岁的小妹唤程雯，名字笔划太多，一直写不好，他们都有英文名字，大弟叫却尔斯，妹妹叫薇恩，

好听得要命。

差点忘了，程太太待岭儿是公平的，她叫她马利，可是岭儿不喜欢它，一直要待很久以后，她才晓得马利是传统美丽的一个英文名，她沿用到老。

船头激起白色海浪，一层一层倒退，岭儿心情畅快荡漾，呵再也看不见那些绿油油的眼光了。

船上吃西式大菜，有电影院与跳舞厅，程先生有许多朋友在同一只船上，时常坐在一起笑谈时事，最要紧的是，到了香港，如何重新投资。

“老程，你是做搪瓷的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哪里，周翁，做纺织才发财呢。”

“甄先生最好，办出入口，只要眼光准，三下五除二，立刻发财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到了晚上，回到船舱，一样谈笑风生，可见乐观并非强装出来。

岭儿教弟妹：“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要记得，爸爸叫程乃生，妈妈叫阮哲君，我们是浙江省上海人，上海，简称沪。”

船上的三日三夜过得不失愉快，到了码头，有朋友的汽车车夫来接，直驶到旅馆去，程氏夫妇晚上应酬多，往往到半夜才回来，岭儿待弟妹睡了，扭开无线电听，有人絮絮不休地在话盒子里讲英文，说一会儿，放一只唱片，有一首歌叫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，被翻译成英语唱，又有一首，叫《七个寂寞的日子》，岭儿特别喜欢。

自夜总会回来，程太太一定带些好东西，有汽

· 在那遥远的地方 ·

球有小喇叭，还有一种外国爆竹，一拉会嘭一声，彩色纸屑飞出来。

岭儿第一遭看到玻璃丝袜，程太太笑道：“比起香港人，我还真算乡里乡气，你看这尼龙袜子多好多贴脚。”

过一会儿，岭儿赔笑道：“弟弟说，不知道香港的功课跟不跟得上。”

弟弟哪会讲这样的话。

可是这一说提醒了程太太，“对，到埠已有十天八天，该替他们找学校了。”

程乃生说：“我早已打听过，天主教学校好，不过要送笔礼，男女生分开学校上课，先得雇车夫。”

“房子找得如何？”

“山上交通不便，也比较贵，有个地方叫九龙塘，我蛮喜欢，可是飞机就在头顶擦过，吓煞人。”

程太太也谈起观感来，“我从未见过山，香港这山也就在眼前，”她忽然笑了，“不过栗子蛋糕做得真好。”

程乃生说：“我想先租后买。”

“买了干什么，三两年就要回去的。”

“陆某张某都说会涨价。”

“陆先生不是说要去美国吗？”

“是，他到旧金山去落脚。”

“张先生去台湾可是？”

“不，到新加坡。”

程太太说：“我喜欢香港，近些，避过锋头就可以回去。”

“你老是想回去。”

“喂，我那几件豹皮同青秋兰大衣全留在上海的衣柜里，不回去穿什么？”

岭儿小心翼翼地接上去：“我可是升中学？”

程乃生颌首：“那自然，那么高大，自然是个中学生了。”

他带岭儿去见过校长，做了次测验，程度不够，岭儿正在发愁，忽然又没问题了，程乃生捐了笔款子，岭儿同妹妹顺利入学。

家搬到利园山上一幢公寓房子，全新粉刷过，家具由房东处顶让过来，又另外添置一些，佣人、车夫统统来上工，这个家只有比从前的家更有气派。

学校由美国教会主办，一班修女用美国口音教授英文，十分突兀，据说是香港最著名的女校。

妹妹程雯自然认为一切是理所当然，读小学一年级的她放了学与姐姐一起等车子来接，已会得苦涩地抱怨：“我做梦看到外婆，我想念外婆，你呢？”

岭儿微笑答：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回上海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通共听不懂老师与同学说些什么，天天都忘了带这个忘记带那个，又不爱背书。”

“慢慢会习惯，我来教你。”

程雯气馁，“我一个人回上海去。”

· 在那遥远的地方 ·

岭儿只得笑。

这大抵也是一种水土不服吧，弟弟程霄一直患扁桃腺发炎，喉咙痛、发热，时常告假在家，一星期也上不了三日课，程先生太太对孩子们功课并不十分操心。

一日放学，佣人阿笑已在车上，吩咐司机到北角一转，说要去买菜，车子驶到一半，铜锣咣咣响，车子都停下来，岭儿警惕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爆山石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只听得闷郁地一声轰隆隆，一个戴着宽边帽子，帽沿上还镶有一圈打折黑布的女人手持红旗出来挥动，司机立刻把车子驶走。

小小程雯问：“为什么爆山石？”

司机解释：“开辟平地盖房子。”

车子经过工地，岭儿看到与先头那个同样打扮的女子用长藤条柄制的锤子在敲石子，小小粒碎石堆成小山那么高。

小程雯又问：“那么多石用来干什么？”

“制混凝土。”

“混凝土何用？”

连岭儿都知道了，“盖房子。”

女佣阿笑笑起来。

岭儿想，难怪要戴那种宽边布巾帽，那么毒烈的阳光，会把人晒成焦炭。

程太太上街，一定带把伞，即使是两步路也不甘心，上海人一向认为白皙即美丽。

阿笑下车，已有姐妹淘在等她，一人还背着个婴儿，那幼儿已睡着，胖头两边晃。

只见阿笑谈了两句，交一包东西给其中一人，并无买菜，随即上车。

她吩咐司机：“前面，前面楼梯口有个补丝袜档口，停一停。”

程雯立刻说：“我也要补丝袜。”

阿笑无奈：“好好好，快下车。”

岭儿握紧妹妹的手。

每一幢房子的楼梯入口处一侧都有小小一升店，那简直是一间间小型百货公司，出售货色包括头饰、拖鞋、内衣、袜子、童装……店主很可能是香港第一批实业家。

一个女子坐在一张小竹凳上，正用一支特别的钩针补尼龙袜，手段高超，破洞用一只架子绷起，飞快修补好，阿笑放下袜子，那女子审视过说：“五角。”

阿笑在邻店小食店买浸在大玻璃缸内的木瓜与椰子条给程雯，程雯雀跃，岭儿轻声劝：“妈妈说脏。”

可是那些土制零食的确难以抗拒，味道不比巧克力冰淇淋逊色，程雯吃得津津有味。

岭儿心想，妹妹很快会成为小广东。

阿笑又遇上熟人，这次岭儿听到她同人说：“细呢个系亲生，大个唔系。”

岭儿假装没听见，拉妹妹上车。

· 在那遥远的地方 ·

总有人会这样讲吧，阿笑不说，阿月、阿二也会说，不是程岭儿不介意，而是根本无从介意起。

车子往回程驶，程雯读出街上招牌：“丽一池一夜一总一会，噫，妈妈常来这里跳舞。”

岭儿微笑，“是。”

真没想到跳舞厅会有那样漂亮的一个名字，还有，电影院叫璇宫，可是座位破旧，空气污浊燥热，程太太一边看戏一边打檀香扇子，一套戏下来扇子都扇烂，程太太抱怨：“人家美国都有空气调节了。”一脚踢开满地的花生壳与甘蔗渣。

对程岭儿来说都是新鲜刺激的事。

婴儿背在背上，不是抱在胸前，旗袍到了臀部便截短，配一条长裤穿，吵架时动辄听到有人说“斩死你”，马路上开满金饰店，海与山都那么近，这里的中国人又那么爱讲英文……

晚上程雯做课时发脾气，“我真笨！”

岭儿笑说：“此话何来，你才不笨。”

“隔壁西洋女孩伊凰看见爸爸，会得讲程先生，你早，好吗，今年天气真是热得早……她一样七岁，爸爸便说我笨。”

“不，程雯我觉得你十分聪明伶俐。”

程雯略为好过，“将来我要比广东人与西洋人聪明。”

“现在先让我们来读英文课本。”

“姐姐你昨夜很晚才睡。”

“没办法，我要补读英文，我在上海都不知道

有二十六个方块字母。”

程雯老气横秋地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正这时候，程太太推开门：“岭儿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岭儿立刻答：“是。”

一切都是恩赐，她需额外服从感恩。

程太太已经打扮好预备出去，她穿着雪白缕空麻旗袍，里边配同色衬裙，脚上是双白色露趾半高跟鞋，头发熨过了，一圈一圈的流海，据说是最流行的式样。

她真漂亮，岭儿由衷地想。

“岭儿，下礼拜英女皇加冕，我们去看游行，女皇叫伊利沙伯，才得二十四岁。”

“是，妈妈。”

程太太忽然叹口气，“岭儿，你亲生母亲也在香港。”

岭儿整个人僵住。

“她很想见你一面。”

岭儿摇头，“我不要见她。”

“依我说呢，你见她一次也是好的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见她。”

程太太看着岭儿，“在这件事上，你真是倔得毫无商量余地，也罢，我同她说你不愿意好了。”

岭儿气得落下泪来。

“其实你母亲此刻十分得法，家住在山顶，露台看出去，整个海港在眼底，那处叫列提顿道

· 在那遥远的地方 ·

……见见也无妨。”

岭儿别转头了，答道：“给了程家就是给了程家，见什么。”

程太太温和地说：“你知道我不会勉强你。”

她把手按在养女肩膀上一会儿，取过手袋外套出去了。

程雯在门边张望。

岭儿默默落泪。

程雯懂事地问：“可是要讨还了？”

“我才不回去。”

程雯问：“可因为她是个舞女？”

岭儿放下手帕，“谁告诉你？”

“一日阿笑与车夫说起，给我听到，他们说那个舞女要将孩子要回去，我就想，那孩子一定是你。”

岭儿木然道：“是，是我。”

“舞女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是刚自你嘴里知道她是舞女。”

“那么她很会跳舞啰？”

“大概是。”

程雯问：“妈妈也喜欢跳华尔滋，她是舞女吗？”

这时姐妹听到喇叭声，知是程霄唤人，患喉痛的他开不了口，程太太给他一个橡皮球，按下去有喇叭声，只见阿笑念念有词地赶进去。

程雯顿时忘记舞女一事，“医生说，程霄要开刀才会彻底治好。”

“啊。”

“可是他不愿意，治好就得天天上学，而且不能再那只喇叭。”

岭儿说：“我是决不回去的。”

“回去哪里？”程雯已经忘记前因后果。

倒是程乃生，在车子里问妻子：“她愿意回去吗？”

“她不肯。”

“方咏音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只想见一见岭儿。”

程乃生说：“已经那么大了，跟回母亲也很应该，方咏音现在这个男人很得体很明理，不会介意多一个十三岁的女儿。”

“她不愿意。”

“那也不妨，不过是多双筷子，就留在我们家好了。”

程太太同意，“是，随她去好了，对了，我那笔金子——”

程乃生忽然笑，“已经对本对利，翻了一番，香港机会这样多，此地乐，不思蜀矣。”

程太太看着车窗外，“我妈在信中说，开始三反五反斗地主运动，我怕大舅舅他们凶险。”

程乃生诧异，“不是搞抗美援朝吗？老翁那间小出入口公司生意忽然膨胀三四倍不止，朝鲜需要大量物资，老翁要发财了。”

程太太静了下来。

程乃生劝道：“运动这种事一下子会过去，你